

1911-1960

影像

中國

對日抗戰

鐵血救國 · 曲線救國

中央通訊社、商周出版編輯部——合作出版

何飛鵬——總策畫

黃克武——總論

劉維開——導讀

1911-1960

影像

中國

對日抗戰

鐵血救國・曲線救國

中央通訊社、商周出版編輯部——合作出版

何飛鵬——總策畫

黃克武——總論

劉維開——導讀

影像 中國

1911-1960

鐵血救國·曲線救國
對日抗戰
映像紀實 22

照片資料提供——中央通訊社
編輯企劃——商周出版編輯部、中央通訊社
總策畫——何飛鵬
總論——黃克武
導讀——劉維開
顧問——林桶法、林蘭芳、邵銘煌、唐啟華、黃克武、劉素芬、劉維開、歐素瑛（依姓氏筆畫序）
書法題字——董陽孜
主編——黃靖卉、林淑華、范雅鈞、陳錦昌
責任編輯——林淑華
版權——翁靜如
行銷業務——張嫻茜、黃崇華
總編輯——黃靖卉
總經理——彭之琬
發行人——何飛鵬
法律顧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羅明通律師
出版——商周出版

台北市 104 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9 樓

電話：(02) 25007008 傳真：(02) 25007759

E-mail：bwp.service@cite.com.tw

Blog：http://bwp25007008.pixnet.net/blog

發行——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2 樓

書虫客服服務專線：02-25007718、02-25007719

24 小時傳真服務：02-25001990、02-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9：30-12：00；13：30-17：00

劃撥帳號：19863813；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 E-mail：service@readingclub.com.tw

香港發行所——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 193 號；E-mail：hkcity@biznetvigator.com

電話：(852) 25086231 傳真：(852) 25789337

馬新發行所——城邦（馬新）出版集團【Cite (M) Sdn Bhd】

41, Jalan Radin Anum, Bandar Baru Sri Petaling,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 90578822 傳真：(603) 90576622

套書整體設計——徐璽

內頁編排——徐璽設計工作室

印刷——卡樂彩色製版印刷有限公司

總經銷——高見文化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 26689005 傳真：(02) 26689790

2014 年 5 月 6 日初版

Printed in Taiwan

套書定價 9800 元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78-986-272-555-9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影像·中國：1911-1960：對日抗戰 鐵血救國·曲線救國

／中央通訊社作．--初版．--

臺北市：商周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14.05

面；公分．--（映像紀實；22）

ISBN 978-986-272-555-9（精裝）

1. 中華民國史 2. 新聞攝影 3. 照片集

讓圖片說話， 還原歷史真相

一九八六年，我為了籌辦臺灣經濟影像回顧展，需要一些臺灣的老照片，而到了中央社的照片資料庫，這是我第一次接觸中央社的圖片庫。

當我踏進中央社的大門之後，我看到了中央社豐富的照片檔案，除了有四九年遷臺之後，在臺灣早期的照片之外，我更發覺從中央社成立以來，一九四九年以前，在中國拍照留存的各種歷史檔案照片：從歷史新聞事件、人物照片到八年抗戰隨軍拍攝的照片，當然還兼及整個社會經濟、民生的照片。

我一方面震懾於圖片庫的豐富、多元及珍貴，一方面就埋下了終有一天，我要將這些珍貴照片公諸於世的心願，不要讓這記錄了中華民國成立以來的寶貴影像，一直埋藏在檔案櫃之中。

一九九六年，我們創立了城邦出版公司，從那時起，我離這個讓中央社寶貴的照片問世的願望就近了一些。可是這十幾年來，我雖曾嘗試接觸中央社，試圖出版這些照片，但一直未能如願。

一直到二〇一二年，城邦已成長成臺灣第一大出版集團，我們有更大的實力實現此一願望，我再度嘗試敲開中央社的大門。

我們做出了一套完整的出版計畫，準備出版一套《影像·中國》的套書，以涵蓋一九一一年中華民國成立，一直到一九四九年播遷來臺至六〇年以前戰後臺灣的歷史，完全用影像說故事，以最真實的照片描述這一段歷史，而主角就是中央社典藏的照片檔案。

經過幾次的接觸之後，獲得中央社董事長陳國祥的初步認可，我們有機會與中央社經營團隊坐下來仔細商議出版的可能，經過不斷的討論之後，我們終能獲得出版共識，而進入實務的編輯作業。

進入實務的編輯作業才是真正困難的開始。面對中央社典藏超過百萬張的照片庫，我們如何去挑出有出版價值的圖片，而這些圖片又要用何種出版架構呈現，都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這還談不上對這些歷史悠久、可能已經變質的老照片必須要仔細修片才能使用的問題。

經過不斷的反覆探索之後，我們最終決定全套八冊的出版架構，四九年之前六冊，四九年遷臺之後兩冊，另加兩冊介紹性的主題別冊，這就是此一套書最終呈現的樣貌。

我之所以心心念念此一套書的出版，除了要讓中央社這些媒體記者前輩的心血能為世人所見，以彰顯他們記錄歷史洪流的巨變之功外，我更想藉此一套書來還原那一段歷史的真相。

自從政府遷臺以來，近代中國歷史變成海峽兩岸各說各話的局面，臺灣與大陸各有一套論述，也都各自採取對自己能自圓其說的論點，彼此並沒有明確的交集。

而中央社的攝影記者們，在歷史變動的第一現場記載了整個巨變的過程，用一張張的照片記錄了每一個變動的瞬間，這應是最寶貴、最接近事實的見證。因此，如果能把這些照片，用歷史的線性記錄出版成冊，絕對可以還原歷史的真相。

除了見證那一段歷史之外，在此次出版的套書中，也有許多民國初年人文、社會、經濟、文化的圖片，可以讓現代人了解當時的生活樣貌——文化、經濟、金融、實業，以及體育等各種面向，這是最直接且完整的記錄。

除了用照片做為全書的主要架構外，針對每一冊的主題，我們也邀請當代的歷史專家，分別寫一篇導讀，以便讀者能對全書的主題，有一個提綱挈領的理解，以增加此一套書的權威性及完整性。

回溯這一套《影像·中國》套書的出版，從起心動念到真正付諸執行、編輯、策畫、出版，凡廿餘年，對我個人而言，一圓了幾十年的心願。而對所有的讀者而言，也有機會把儲存在歷史檔案中的珍貴歷史圖片，讓它重新問世，讓中央社歷代前輩記者先進們的心血，能用更方便、友善的方式與讀者見面，這應是令人興奮的一件大事。

城邦媒體集團首席執行長



豐收

中央社非常獨特，民國 13 年誕生，到今年已 90 歲了。它不僅僅是中華民國的國家通訊社，肩負國內外傳播的重任，與國家發展同步前進；同時，它在大陸發跡，茁壯於臺灣，面向全球五大洲，更是唯一擁有如此寶貴經驗的新聞媒體。

自成立以來，中央社在各個領域的採訪報導都有傑出的表現，所累積的資料非常多。其中最珍貴的，就是擁有 158 萬張新聞照片：民國 13 年至 39 年大陸時期約 10 萬張，民國 39 年迄今臺灣時期約 148 萬張，現仍陸續增加中。

新聞工作者都知道，每一張新聞照片，報導了每一則新聞。隨著時間的推移，當新聞照片轉換為檔案後，這張照片就敘述了一段歷史。而一張又一張的照片串連起來，加上簡要的文字說明，就成為各界解讀過往的絕佳視窗。

這 158 萬張新聞照片，可說是中華民國從民國 13 年以來的歷史縮影，有官紳名流的樣貌，有市井小民的百態，也有城鄉聚落、經濟建設等情形，不一而足。經過多年的努力，這些照片全部數位化，典藏在中央社的影像空間內。

國內外訪賓參觀中央社，看到影像空間裡的照片，無不讚嘆其內容之豐富，以及難以估算的價值。正因為如此，不光是新聞媒體同業，連國內外學術單位、研究機構也對中央社的照片充滿了興趣，紛紛前來取材鑽研。

記得一位歷史學者參訪中央社後，對民國 39 年之前大陸時期的照片看了又看，愛不釋手，並對這些照片都已數位化，更是豎起了大拇指。他強調，中央社的照片，既是新聞，也是歷史，能保存如此的好，真是不容易。

的確，早期的新聞照片是由藥水沖洗出底片，再由底片沖洗出照片，這些照片若存放不當，很容易退色、沾黏、刮傷等，就無法使用。因此，中央社花了很多的時間、費用及人力，將這些照片掃描、建檔、儲存，重現當年風華。

近年來，中央社積極規劃典藏照片的運用，除了在重大歷史事件上，或特殊紀念日時，接受政府部門、民間業者的委託辦理相關展覽之外，也尋求自行或合作出版書刊的機會，期能透過照片的影像來呈現歷史的原貌。

當城邦出版集團前來洽談合作出版事宜時，聆聽何飛鵬執行長宏觀的構想、編輯人員仔細的規劃後，中央社很認同。雙方往來磋商數回後，中央社與城邦出版集團就決定合作，以典藏照片為本出版《影像·中國》套書。

城邦不僅是臺灣第一大出版集團，擁有各類型書刊的出版經驗，同時出版品也行銷海內外，了解全球各個地方的發行通路，是華人出版界的翹楚。更重要的是，何執行長對歷史關注的情懷，為理想而奮進的努力，令人折服。

畢竟，中華民國的發展軌跡，特別是 1949 年之前在大陸的階段，中央社的新聞照片都可以為證，絕不容青史盡成灰。而將這些照片集結成書，以影像來讓各界了解史實，也正是中央社與城邦出版集團一致的願望。

於是，將典藏的照片交由城邦出版這套影像書籍，中央社非常放心，全力配合。而這也是新聞媒體與出版業者的跨業合作，雙方各展所長，互惠雙贏的具體表現。這次合作，對中央社、對城邦出版集團而言，都是豐收！

中央社社長



鏡頭下凝結的 歷史瞬間

本套書由中央通訊社記者親臨歷史現場所拍攝的照片編輯而成，這些照片具有非常珍貴的史料價值，編輯團隊從數百萬張影像資料之中精選出最具有代表性的照片，依照主題分為八個單元，來呈現中國近代歷史中的諸多面向，同時為了使讀者更容易掌握其內容，出版社又委請專家學者撰寫導讀，並對每一幅照片加以說明。《影像·中國》一至六冊為民國 38 年（1949）之前中國政治、社會、經濟、文化、軍事與外交等主題，七至八冊則為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之後政經、教育與外交等方面的發展。這一套書讓我們得以跟隨著中央通訊社記者的足跡，親臨歷史現場、還原歷史真相。

書中影像所捕捉到的歷史，包括了自 1911 年辛亥革命以來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這一時期的中國在共和革命、軍閥混戰、帝國主義入侵與國共內戰的交織下動盪不安。此時期的中國充斥著動亂、血腥與暴力，照片之中所呈現的辛亥革命、北伐、抗戰與國共內戰，尤其可以讓人深刻感受因人禍而導致的災難。但在暴力的背後，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的希望與尋常百姓之日常生活。在辛亥革命之中，人們企求推翻專制、建立共和；在軍閥混亂之中，人們希冀國家統一，而國民黨的北伐成功終於帶來了國家的統一與建設，如新生活運動即象徵著對於現代國家、國民之追尋；另一方面，共產運動的支持者則秉持著平等、正義、破除階級剝削的社會理想。

上述希望的追求又種下了毀滅的種子。1937-1945 年中國面臨了日本的侵略。在面對外患的同時，中國內部因為意識型態的分歧而分裂為二，一個陣營為蔣中正與他所領導的國民黨，以繼承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號召；另一個陣營則是毛澤東所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此一分歧在抗戰期間逐漸顯著，而愈益加深，日本的入侵又給予中共發展製造了很好的機會（難怪毛澤東要感謝日本人）。國共對峙的情勢也因帝國主義國家的涉入而變得更為複雜，國民黨的一方企圖依賴美國，共產黨的一方則倚賴蘇聯（共產國際）。

以上大致是 1945-1949 年國共內戰出現的重要背景。內戰期間，蔣中正所領導之國軍本來具有軍事上的絕對優勢，然在戰略上、外交上卻不如共軍來得靈活，加上國內知識界與國際上要求國共和談的聲浪，蔣中正反而受到諸多牽制。1949 年在內戰之中國軍節節敗退，部分將領倒戈投共，終至丟掉了整個中國大陸。此後政府遷臺，兩岸分治。遷臺初期，中華民國政府痛定思痛，逐漸站穩腳跟、重起爐灶。

這半個世紀之間的歷史與今日海峽兩岸的處境有密切的關係。其中有許多深具歷史意涵的一些議題頗耐人尋味。例如辛亥革命之後為何無法建立平穩的共和政府，中國反而陷入混亂？中國與日本兩國號稱「同文同種」，為何所有和平的努力都歸於失敗（包括汪精衛的努力），必須走向兵戎相見而導致生靈塗炭？抗戰期間國民黨、共產黨如何面對「安內」、「攘外」等議題，其分合的原因何在？影響國共內戰之結果的關鍵因素為何？這些問題都沒有完全清楚的答案。

本套書的影像資料可能無法完全解答上述的歷史議題。其中一個原因是書中照片均來自中央通訊社的單一視角。該社在 1924 年成立以來就與中國國民黨有密切的關係，開始時全稱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通訊社」，負責發布政府和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重要文告和各種官方消息。其後經過多次改組，並擴充組織，陸續在各地設立分社、派駐通訊員、建立通訊網絡等。1934 年，中央社耗費巨資到國外購買新式機器，增強發報能力，開始與路透社、哈瓦斯社、合眾國際社等國外通訊社簽訂交換新聞協議，從而控制了新聞來源渠道，並得到無線電發布新聞的專利權。中央通訊社因而在中國新聞系統中占有重要地位，成為國民政府的宣傳機構。

這樣的地位使該社一方面累積了大量的新聞照片，另一方面他所「製造」出來的照片都是從中央政府立場出發而展示出的場景。此一情況在戰爭相關的照片尤其明顯，無論是對日戰爭或國共內戰所呈現的都是「我方」觀點。這是在閱讀本套書時需要注意的。同時，如果讀者能夠配合其他類似照片集，例如日軍隨軍記者和外籍新聞記者所拍攝的照片，乃至中共方面的影像材料，或許可以得到一個更多元的歷史視野。不過即使如此，本套書所展現的影像仍是非常豐富與罕見的，這些凝結的歷史瞬間顯示出中國人的堅忍與苦難，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中的重要篇章。經由影像所述說的各種各樣感人故事，在我們掩卷之後仍將縈繞心頭。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

黃克武

向在戰火中 記錄史實的攝影工作者致敬

一、

1839年8月，法國政府購買並公布達蓋爾（Louis Daguerre）發明的銀版法，宣告攝影術的誕生，隨之風靡了歐美世界。同一時期，中國因鴉片戰爭失敗，清政府與英國政府簽訂《南京條約》，開放五口通商，隨著西方外交官、商人、傳教士、旅行者等的相繼到達，攝影術進入中國，攝影家、照相館相繼出現，攝影逐漸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從早期的人像、風景攝影，逐漸擴展至公私部門的各項活動、社會所發生的諸多事件，以至個人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都可以透過攝影留下記錄，各種攝影團體及攝影刊物亦應時而生。

在各類攝影主題中，戰爭是二十世紀前期中國攝影中最重要的項目之一。尤其是自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加劇，不少攝影家意識到時代賦予的使命，改變攝影的內容，透過鏡頭，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行動，激起國人同仇敵愾的民族主義情緒；亦有攝影團體或攝影家舉辦攝影展覽，以門票收入與出售作品所得捐贈在華北抗日前線的戰士，表達對時局的關切。而從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發生，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華民國對日本進行的八年一個月又零七天反侵略戰爭中，更有無數的攝影家冒著戰火，留下了戰場上國軍英勇的抗敵表現，記錄了中華民族爭生存的最真實影像。

二、

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國力日強，採行對外擴張的大陸政策，目標在吞併中國，建立亞洲新的霸權。從1894年的甲午戰爭起始，日本逐漸展開對中國的侵略。民國建立後，日本藉中國政局不穩，於1915年提出《二十一條》，威逼北京政府接受；1918年復以借款為餌，促使北京政府對其提出有關山東問題權利條款表示「欣然同意」，影響至鉅。1928年5月，國民革命軍北伐，攻克濟南，日本以中國統一在即，藉口保僑，出兵阻撓，釀成「五三慘案」，外交特派員蔡公時及其屬下職員十餘人遇害。中國方面對於日本之行動，一再隱忍，而日本之逼迫，實有增無減，1931年5、6月間，在東北復有萬寶山事件及中村事件發生。

1931年9月18日晚上10時30分，日本關東軍派人炸毀瀋陽城外柳條湖車站附近的路軌，誣指中國軍隊所為，展開進攻瀋陽城的行動，稱「九一八事變」，是日本軍事侵略中國的開

始。隨後日軍擴大軍事行動，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相繼陷落，12月底，錦州亦告淪陷。錦州是瀋陽淪陷後的東北軍政中心，亦即關外最後一個重要城市，至此，東北三省完全淪陷。

1932年1月28日深夜，駐在長江下游的日軍藉口五名日本僧侶於18日在上海馬玉山路被毆事件，突襲閘北地區，駐守該地區的國軍第十九路軍部隊予以還擊，雙方發生衝突，戰爭開始，是為「一二八事變」。一二八事變發生後，國民政府立即採取了緊急應變措施，並調派當時裝備最新、作戰力最強的第八十七師及第八十八師，編為第五軍，在第十九路軍的名義和指揮下作戰，強化國軍在淞滬地區的戰力。國軍在上海成功阻遏日軍的攻勢，改變了國際間對中國軍隊不敢對抗日軍的印象，而且強化了國軍的信心，此後面對日軍的挑釁，敢於展開軍事對抗。5月，中、日雙方在英、美、法、義等國調停下，簽訂《淞滬停戰協定》，戰事結束。然而日本在發動淞滬戰爭同時，扶植清遜帝溥儀在東北建立「滿洲國」，這是日本在中國領土上建立的第一個傀儡組織。

1933年1月，日軍駐山海關部隊向臨榆南關進行軍事行動，山海關失陷，是為「榆關事變」，隨即轉向熱河。3月初，熱河淪陷，日軍繼續向長城各隘口展開猛烈攻擊。國軍憑藉堅強的戰鬥意志與犧牲精神，以血肉之軀堅強抵抗，使日軍陷於苦戰，雙方形成對峙狀態。4月下旬，國軍在日軍大規模攻擊下，傷亡慘重，陣地工事盡被摧毀，各部隊向密雲附近撤退。5月，密雲亦告失守，平、津情勢告急，政府已有背城一戰的準備，惟日軍亦傷亡過重，決定停戰，雙方代表在塘沽簽訂停戰協定，長城戰役正式結束。

長城戰役是中日全面戰爭發生前，規模最大、死傷最慘重的一場戰爭，一位外籍記者描述：「殷紅的血跡，染過了許多山頭，殘斷的肢體，有如荒林中枯亂的材木」，但是「軍心非常安穩，官兵都好像找到了他們願做的事情」。

1935年，中、日兩國關係一度出現改善，是年5月，兩國政府同時宣布派駐對方國的公使升格為大使。但是在華日本軍方卻在華北先後製造河北事件及張北事件，威脅冀察當局簽訂「秦土協定」及所謂「何梅協定」，要求中央勢力從華北撤出，繼而策動「華北自治」，計畫分離華北五省，建立日本掌控下的政權，造成「華北危機」。國民政府當機立斷，在不惜一戰的準備下，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保全了華北，同時也爭取了培養國力的時間。華北

危機解除後，國民政府在外交上主動與日本方面展開調整關係談判，不過日本的侵略行動並未因此而有所減緩，1936年11月，內蒙偽軍在日軍支援下，向歸綏、集寧等地發動攻擊。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在蔣中正的指示下，指揮所部發動反攻，一舉攻克內蒙軍政中心百靈廟，締造「百靈廟大捷」。此役為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方面對抗日本侵略的一次突出表現，消息傳出，民心為之一振，也看清政府抗日的決心。

三、

1937年7月7日，日本華北駐屯軍在河北省宛平縣城西北的盧溝橋附近進行演習，收隊時發現少了一名士兵，懷疑為中國軍隊俘虜，強行要求進入宛平城搜查，遭到駐防該地的國軍第二十九軍第三十七師二一九團團長吉星文拒絕，日軍乃於次日凌晨向宛平縣城展開攻擊，守軍立即還擊，是為「盧溝橋事變」。

事變發生時，黨政高層正邀集學者專家在江西廬山舉行談話會，商議國事；接獲事變報告後，立即調派軍隊北上增援，強化華北防禦力量。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並於7月17日談話會上宣示抗戰決心，說明政府對於事變處理的態度是「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但是只要戰端一開，「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不過日本方面沒有能夠體認中國政府的決心，持續軍事行動，而北平、天津相繼淪陷，使中國面臨到了最後關頭。7月31日，蔣中正宣告中外：「現在既然和平絕望，只有抗戰到底！」全面抗戰正式開始。

平津陷落後，日軍沿平綏路分兵兩路，進攻平漢路北段地區及山西、綏遠方面，是為北戰場。國軍以重兵集結山西北部忻口一帶，以一部布防平型關、雁門關，誘使日軍將南向之攻擊方向改為西向。9月，日軍於平型關附近被國軍第七集團軍包圍，輜重部隊亦遭共軍改編之第十八集團軍第一一五師林彪部襲擊，此亦為抗戰期間，中共方面最主要參與的一場戰役。10月，日軍進攻忻口，國軍堅持抵抗，予日軍以極大打擊，軍長郝夢齡、師長劉家麒等殉國。嗣因山西東部防線遭日軍突破，娘子關失守，國軍側背受到威脅，乃放棄忻口陣地，一部向西撤退，誘敵深入，主力則與日軍在太谷、平遙一線形成對峙。

當華北日軍在北戰場進攻同時，駐上海日軍於8月13日藉口兩名闖入虹橋機場的官兵被機場衛兵擊斃，越過租界布防，發動攻擊，「淞滬戰役」發生。國民政府以上海地區為中國的經濟中心、國際觀瞻之所寄，決定調整戰略，集中大量兵力抵抗日軍的進擊，以吸引日軍將戰場由華北轉移至華東，並引起國際社會對於日本侵略行動的注意。國軍在上海抵抗三個月左右，於10月底陸續自前線撤退。

淞滬戰役發生之初，空軍先於8月14日在滬杭上空擊落來犯日機三架，創下空軍自建軍以來的佳績，日後即以8月14日訂為空軍節。15、16兩日，日機連續來犯，空軍再創佳績，總計三天擊落日機四十六架，激勵人心士氣，對穩定戰局發揮相當大的作用。而國軍在淞滬作戰之英勇表現，被外人稱為奇蹟，尤其對轉移陣地之井然有序，更表欽佩。聞北撤退時，第八十八師五二四團謝晉元團長奉命率部執行掩護，孤軍奮戰，堅守四行倉庫，時人稱「八百壯士」，深受各方矚目。

上海失陷後，南京受到威脅，國民政府決定移駐重慶，繼續對日抗戰。12月1日，國民政府在重慶開始辦公；13日，南京陷落。日軍進入南京後，縱容士兵對於來不及撤離的軍隊及民眾，展開大規模的殺戮行動，燒殺擄掠，無所不為，被害者總數在三十萬人以上，是為「南京大屠殺」。在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南京大屠殺主犯及其他侵華的日本軍人由國民政府成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審理，分別予以侵略者應得的處置。

1938年2月，日軍為打通津浦路，使南北戰場連成一片，調集大軍，分別沿津浦路南下與北上，計畫會攻華東戰略要地徐州，沿隴海路西取鄭州，再沿平漢路攻取武漢。3月中旬，沿津浦路南下之日軍磯谷師團進攻山東滕縣，守軍國軍第一二二師與之激戰四日，終告不敵，師長王銘章等壯烈殉國，滕縣失守。磯谷師團繼續南下，直撲台兒莊，企圖一舉攻下徐州，打通津浦路。駐防台兒莊國軍將士用命，堅守待援，誓與台兒莊共存亡。待援軍抵達，內外夾擊，痛殲日軍，是為「台兒莊大捷」，亦是全面抗戰後，國軍在抵禦日軍進攻行動中，首次獲得的重大勝利。

是時，國民政府雖然移駐重慶，但是大部分政府機關集中武漢辦公，因此武漢是當時政治、軍事、經濟的中心。1938年中，日軍在海、空軍的掩護下，沿長江兩岸分兵四路向武

漢進攻；國軍則於武漢外圍山岳地區部署重兵迎戰。武漢保衛戰是抗日戰爭前期最大規模的一場戰役，歷時四個半月，大小戰鬥數百次，日軍死傷在二十萬人以上。武漢雖然失陷，但是在這場戰爭中，國軍基本上達成了消耗日軍戰力，誘其陷入中國方面「以空間換取時間」持久抗戰泥淖的戰略目的。

日軍攻占武漢後，中國沿海及沿江地區大半陷落，部分人士對抗戰前途感到悲觀，遂有和談主張。1938年底，中國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自重慶出走，轉往上海，推動和平建國主張，並於1940年3月以「還都」為名，在日本扶植下成立南京「國民政府」，分裂抗戰力量。1945年抗戰勝利後，曾經參與日本所成立傀儡組織或附和日本統治者，政府均以漢奸罪論處，接受審判。

另一方面，日軍占地愈廣，兵力愈分，僅能掌握點線，不能控制全面，於是決定調整戰略，改採反消耗戰。積極掃蕩華北、華東之游擊部隊，確保占領地區與統治的安定；並發動南昌、隨棗、桂南、棗宜、鄂中、綏西、晉南、豫南、鄂西、上高、鄂北等戰役及兩次長沙會戰等，轟炸重慶、蘭州、西安等中國後方主要城市，以消耗中國軍民的戰力與鬥志。國軍亦在戰略上進行調整，對於日軍的進擊採取防禦作戰，全面抵抗，如1939年12月攻克桂南崑崙關，殲滅日軍第二十一旅團；1939年9月及1941年9月兩次長沙會戰重挫日軍，有效阻止日軍的攻勢。而1940年5月棗宜會戰中，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於南瓜店十里長山力戰不退，身中五彈，壯烈犧牲，是國軍在抗戰期間犧牲的第一位集團軍總司令。

四、

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空軍襲擊美國太平洋海軍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次日，國民政府正式對日、德、義三國宣戰，中國的對日抗戰至此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稱為「中國戰區」。蔣中正受盟軍推舉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並應英國要求，派軍隊進入緬甸，協助英軍作戰，雖犧牲慘重，但是對於盟軍全面作戰之貢獻甚大。尤以仁安羌一役，救出被日軍圍困的英軍，使盟國對中國軍隊的印象改觀，肯定國軍在戰場上對日軍的牽制作用。

在此同時，日軍為策應在香港方面的作戰，牽制國軍增援，發動第三次長沙戰役。國軍再度予以反擊，取得同盟國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第一場大規模勝利。是時，美國以同盟國關係，除對中國提供軍事援助，派遣航空隊支援，彌補中國空軍力量之不足，並派飛機突擊轟炸東京、名古屋等地，使日本大為震驚。為防止中、美空軍利用東南沿海機場對日本本土實施轟炸，日軍決定打通浙贛鐵路，於1942年5月發動浙贛作戰，國軍抵抗達三個月之久。同一時間，日本在中途島海戰失利，太平洋戰局發生變化，浙贛戰場上的日軍受到國軍牽制，兵力無法轉移至其他地區運用，亦有助盟國的軍事進展。

1943年，國軍為配合盟軍在太平洋戰場的反攻作戰，打通中印公路，令駐印度整編的中國遠征軍（即駐印軍），於10月開始進攻緬甸北部，同時加強集結雲南西部之中國遠征軍兵力，積極準備反攻。日軍為牽制國軍之轉移運用，於11月初向湖南常德發動攻擊，施放大量毒瓦斯，全城陷入一片火海。駐守國軍第五十七師堅持不退達十六日，及至「彈盡、援絕、城破」，而決定突圍時，全師僅剩下一百餘人。是時正值開羅會議舉行期間，國軍在常德會戰中的英勇表現傳至會場，引起與會者注意，美國總統羅斯福曾向蔣中正表達關切。蔣中正返國後，致電第五十七師師長余程萬等，表示：「欣悉我第五十七師全體官兵保衛常德，奮勇殲敵，已引起全世界各友邦最大之敬意」，期望全體官兵決心死守，「與常德城共存亡，以完成此次輝煌之戰績，勿使史大林格勒之戰史獨美於前也」。

1944年4月起，日軍為打通平漢路，貫通華北、華中各戰場，並牽制國軍緬甸之攻勢，發起稱為「一號作戰」的豫中、長衡、桂柳等戰役，對河南、湖南及廣西等地區展開猛烈攻擊，許昌、洛陽、長沙、衡陽等相繼失陷。其中衡陽的傷亡尤為慘烈，守軍第十軍官兵浴血奮戰長達四十八日，在傷亡殆盡、陣地全毀的情形下，方為日軍攻占。衡陽失守，日軍乘勝進攻廣西，連陷桂林、柳州，至12月2日，日軍攻占貴州獨山，逼近重慶，情勢十分危急，美國方面甚至提出國民政府遷都建議，可以說是抗戰以來情勢最危急的時刻。所幸國軍增援部隊及時到達，發動反攻，局勢方告穩定。而在此一階段，政府展開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下，青年學生投筆從戎成為抗戰後期一大潮流。

1945年5月，國軍發動桂柳反攻作戰，於6月攻克柳州、7月克復桂林之後，預定依計畫進攻廣州，配合盟軍發動反攻，殲滅中國戰場之日軍。此時，因美國在8月6日及9日

於廣島及長崎分別投擲原子彈，蘇聯也於9日對日宣戰，出兵中國東北，日本已無力再戰，決定接受波茨坦宣言，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8月14日，日本正式宣告無條件投降。自九一八事變以來長達十五年、自盧溝橋事變以來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終告勝利；自甲午戰敗被迫訂定馬關條約以來五十年國恥，滄雪淨盡。甲午戰後遭到割讓的臺灣、澎湖，依開羅會議決定，歸還中華民國，重回中國版圖。

五、

中國對日抗戰，除盧溝橋事變發生前的局部抗戰外，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的全面抗戰八年間，國軍進行大型會戰22次、重要戰鬥1,117次、小型戰鬥38,931次；陣亡、負傷、失蹤者達三百餘萬人，其中犧牲的將領達二百餘人。而在這一場關係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戰爭中，中央通訊社派駐各地的攝影人員見證了每一場戰役的歷程，以他們手中的攝影機為後世留下了珍貴的影像資料。

據估計在全面抗戰發生之前，包括獨立攝影機構、報刊附設攝影部門及國外通訊社派駐機構等，在中國已有數十家之多，在全國各地從事新聞攝影，發布新聞照片。在眾多的新聞攝影機構或單位中，以隸屬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之國際新聞攝影社（簡稱「國際社」）最具規模，目前所見全面抗戰前的照片，有相當一部分來自國際社。全面抗戰後，中國國民黨為加強宣傳工作，決定撤銷國際社，於中央通訊社（簡稱「中央社」）籌設攝影部，自1937年12月接收國際社圖片資料，發行新聞圖片稿。1938年5月，攝影部正式成立，開始新聞攝影的工作。

中央社於1924年4月1日成立於廣州，初期隸屬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報導黨務消息及宣揚黨的主義。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北伐，中央社派記者隨軍採訪，並向全國各地報社供稿，開始成為全國性的通訊社。1927年，隨國民政府遷往南京，中央社業務逐漸擴大，在國內外設置採訪據點，建立完備的新聞採訪網，陸續收回外國通訊社在華的發稿權，並設立無線電臺，從事國內外電訊的傳遞和廣播。全面抗戰爆發後，中央社隨政府西遷重慶，

除了派遣記者深入戰場報導戰況外，並繼續擴展業務，增設國內外分支機構，加強與外國通訊社的合作關係，奠定成為一個國際性通訊社的基礎。初期中央社報導以文字為主，攝影部成立後，遂一改過去以文字為主的報導方式，除了接受部分外國通訊社，如美聯社、合眾國際社的照片外，中央社的攝影記者亦積極投身各地報導現場，供應新聞照片給國內各報乃至歐美各國報刊。

攝影部頗具規模，成員除原國際社人員外，並引進其他攝影機構或單位的攝影家。今天我們看到的抗戰照片，大多出自於中央社攝影部人員之手，包括羅寄梅、陳西玲、蔡述文、俞創碩、蔣恆德、馮四知、宣文傑、宣相權、顧廷鵬、鄧秀璧、秦炳炎、魏守忠等。他們深入各個戰區，傳送第一手的影像。如俞創碩曾隨同遠征軍出征，參與滇西緬北戰役，冒著炮火，在硝煙中留下了國軍血戰高黎貢山、強渡怒江、攻克騰衝、會師龍陵等一系列珍貴的影像；蔡述文長期奔走於長江兩岸及襄樊地區隨軍採訪，記錄鄂西前線國軍備戰的情景，以及鄂西會戰的作戰實況，除此之外，他也拍攝了日機轟炸與崑崙關大捷的相關影像；陳西玲則是在粵、桂、湘一帶進行戰地攝影，包括桂南會戰、第三次長沙會戰、常德會戰等，都有他的足跡。時至今日，這些攝影記者當時所拍攝的新聞照片，成為理解抗戰的重要歷史資料。

本書所輯為中央社保存諸攝影記者所拍攝眾多有關抗戰新聞照片中的一小部分，但已足以呈現對日抗戰時期，軍民一心，浴血奮戰，維護國家民族生存的歷史事實。而本書出版於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前夕，適值中日甲午戰爭一百二十週年，實具有其特殊意義。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劉維開